

《离骚》的飞天远游金桔熙及其所构成的意象

金桔熙

杭州师范大学, 浙江省杭州市, 311121;

摘要:《人物御龙图》呈现出战国楚人乘龙升天的景象,也传递出当时盛行的神仙思想。这一画面可与《离骚》中抒情主人公飞天远游的情节相勾连,由此可见屈原在创作时,汲取了当时楚人的飞天思想。在《离骚》中,诗人通过“受冤离君”“远游求女”“飞升离世”三次飞天远游的场景抒发情感,进而构建出“飞天”意象。这一意象的内涵十分丰富:既倾吐了诗人忠心侍君却遭猜忌的哀怨,也彰显出他不懈追寻理想的求索精神,更蕴含着强烈的悲剧色彩——面对黑暗现实,诗人已然绝望,飞天远游本是他试图摆脱命运的尝试,却屡屡以失败告终。正是这种浓郁的悲剧色彩,极易引发人们的悲悯共鸣,也让“飞天”这一行为超越了单纯的情节范畴,升华为具有特殊意义的“飞天”艺术符号。

关键词:《离骚》; 飞天远游; 哀怨情感; 求索精神; 悲剧色彩

DOI: 10.64216/3080-1516.25.02.084

1 《人物御龙帛画》飞天形象的启发

1973 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《人物御龙图》,以男子驾龙升天为题材,是战国时期具备独立绘画价值的艺术瑰宝。“画面中央有位蓄须男子,侧身直立,手牵缰绳,正驾驭一条巨龙。龙首高昂,龙尾上翘,龙身平展,形态近舟。”“图中物象除鹤首朝右上方外,人物、巨龙与游鱼均朝左,明确展现出行进方向。整幅帛画呈现乘龙升天场景,折射出战国时期盛行的神仙观念。”

此图清晰传递出战国楚人的“升天成仙”或“远游求仙”思想,让人联想到《离骚》后半段:抒情主人公欲飞天远行、三度求女,借飞升脱离尘世的情节。而《人物御龙图》中男子神态洒脱、身形修长,头戴高冠、身着长袍,腰间佩剑,其装扮正契合屈原诗句所绘:“带长铁之陆离兮,冠切云之崔巍”(《涉江》)、“高余冠之岌岌兮,长余佩之陆离”(《离骚》)。《离骚》后半部分以飞天远游的书写,展现出诗人瑰奇的想象力与自觉的飞天意识,可视为战国时期楚人“飞升求仙”之风的艺术映照。而其独特之处在于,飞天不仅是情节设置,更成为诗人灵魂洗礼的象征路径,最终升华为一个意蕴丰富的艺术符号——飞天意象。这一意象承载着屈原独特的精神追求与情感张力,是推动《离骚》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源头的重要内核。

屈原出身显赫,兼具过人天赋与卓越才华,心怀矢志报国的远大抱负,却因奸佞之徒的诋毁,遭君王疏远。正如王逸的《离骚序》所言:“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,

忧心烦乱,不知所诉,乃作《离骚经》”。现实中的困顿失意,促使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借“上天离君”“三次求女”“飞升离世”三次飞天远游的情节抒发胸臆,由此构建出“飞天意象”。这一意象不仅美学与艺术价值突出,更是极具研究意义的文化现象。

2 “诗”“飞天”行为的探究

2.1 第一次飞天: 受冤离君

《离骚》前半段,屈原倾诉着自身高洁的志向与报国无门的悲愤。他将楚怀王称作“灵修”,慨叹其轻信谗言、疏远忠臣,最终导致自己理想破碎,满腹才华无处施展。深陷现实困境的他,生出“回朕车以复路”的念头,进而转向寻求飞天远游的出路。诗中的抒情主人公,实则是屈原的自我投射。遭遇人生挫折后,女嬃以“鮌婞直以亡身”的典故劝他明哲保身,屈原却并未听从,转面向帝舜陈说己志。他借夏启、后羿、桀纣等昏君作为反例,又以商汤、夏禹、文王等圣君为正例,阐明君主当行正道的道理,心中仍期盼着怀王能够醒悟。然而,这番陈述终究无法化解现实的困境,他于是决意乘风远游。可飞天途中却屡屡遭遇阻碍:“日忽忽其将暮”暗喻时机不利,“飘风屯其相离”则象征风云阻隔前路。好不容易抵达天门,守护天门的“帝阍”却拒绝开门,远游最终以失败告终。帝阍的行径恰似世间的谗佞之徒,让屈原无论是在天上还是人间,都陷入了困顿之局。由此,他生出“哀高丘之无女”的慨叹,暗喻理想再度落空,心中的悲戚也愈发深沉。

2.2 第二次飞天：远游求女

诗人将目光投向“下女”，开启三次求女均以失败告终。学界对“求女”中“女”的寓意解读不一：王逸在《离骚序》中指出，《离骚》以“善鸟香草”喻忠贞，“宓妃佚女”比贤臣，认为“求女”是诗人寻访贤才的体现[洪兴祖注，白化文等校点。楚辞补注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：2-3.].游国恩认为，屈原借“求女”隐喻寻找能在君王身边进言之人，希望说服怀王收回贬谪令，助自己重返朝堂。韩高年结合清华简《楚居》，提出屈原借楚先祖“求女”事迹讽谏怀王，寻访贤内助以兴楚。笔者认为，“求女”即“求贤者”。诗人在人间、天国均受阻，转而求女，此处“女”代表与奸佞对立、忠贞贤德之人。

首次求女，屈原寻宓妃。宓妃为溺亡洛水后成神的伏羲氏之女，因她不守礼法、贪图享乐，屈原遂放弃。第二次求有娥氏佚女简狄，却因鸩鸟说媒不力，且恐高辛氏已捷足先登而失败。第三次求帝舜二女二姚，又因担忧媒人难成其事而离去。屈原反思求女无果，认为根源是世道污浊，小人当道。最终，他选择飞天远游，虽满怀希望，却两度失败，陷入困惑，只能借助巫术寻求答案。

2.3 第三次飞天：飞升成仙

诗人向灵氛问策无果后，转询巫咸。巫咸以四组君臣佳话劝勉：商汤、大禹得伊尹、皋陶而治；武丁不疑傅说之贱，委以国政；周文王破格启用屠户吕尚；齐桓公闻宁戚歌声，纳为股肱。屈原遂依吉占择日启程，备足粮秣、驾良车欲远游。第三次飞天途中，凤鸟展翅引旗，蛟龙架桥、西皇助渡，尽显祥瑞。然临近天宫时，仆从悲戚、马匹踟蹰，回首故土便再难前行。

3 飞天远游的内质

3.1 忠君而见疑：哀怨情感的倾诉

屈原对楚怀王情感复杂，“忠君”是核心。忠而不得生怨，怨难解成哀思，如“余既不难夫离别兮，伤灵修之数化”，根源是对楚国的眷恋与责任感，自沉是理想与人格的悲壮牺牲。

《离骚》前半部分，屈原借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”写恐惧，“怨灵修之浩荡兮，终不察夫民心”抒愤懑，“忼郁邑余侘傺兮，吾独穷困乎此时也”诉孤寂，尽显忠君受挫之哀怨。后半部“飞天”

情节中，向舜帝陈词流露对楚国前途的忧虑，“哀朕时之不当”兼悲自身与国运。帝阍拒开象征美政落空，“哀高丘之无女”影射无贤臣。后续求女历程，以宓妃喻小人、鸩鸟喻奸人，屈原虽愤懑却坚守节操，陷入更深绝望。

屈原一生忠君，其根本目的在于辅佐明主、振兴楚国，并愿为之付出一切。然而，他始终未能唤醒昏庸的君主，这种巨大的失落与无奈最终凝聚为《离骚》中沉郁顿挫的哀怨情感。正如潘啸龙先生所总结的：“《离骚》传达了屈原怨愤、绝望与自信三者交织的情感”，其艺术世界“既沉郁忧愤、又狂放悱恻”，成为诗人“一生奋斗的坎坷遭际以及整个情感世界的概括和缩影”。

3.2 求女以实现美政理想：求索精神的彰显

细读《离骚》可知，屈原一生核心理想是关乎国家的“美政”，但这一理想终因“国无人莫我知”幻灭，他遂决意效仿彭咸以身殉志。“国无人莫我知”道尽其追求阻碍：国内缺贤者、无同道之人。“上叩天阍失败”倾诉了“国无人”带来的绝望，而“飞天求女”的情节，隐喻他即便深陷绝望，仍执着追寻贤者以实现“美政”的政治理想。

作品中，抒情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冲突逐步升级，求索精神则贯穿始终。第一次飞天是“求女”的重要铺垫，女嬃劝诗人随波逐流、明哲保身的世俗言论，既反衬出诗人承受的世俗压力，更凸显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格，构成诗人与世俗间理想不被理解的矛盾。

为实现“美政”，诗人下求佚女却三次失败，彻底绝望的同时，也暗示出楚国腐败的社会现实。屈原始终以理想为先，面对现实阴暗与理想渴望的矛盾，悲愤慨叹“怀镇情而不发兮，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？”。即便如此，他仍未停下求索脚步，“灵氛占卜”“巫咸降神”体现其矛盾难排解时的求助之举，可即便听从灵巫劝告，他依旧放不下“美政”理想，最终在绝望中重申理想与崇高人格。

综上，《离骚》展现了诗人激烈的内心挣扎与矛盾，凸显其为“美政”上下求索的执着及失败后的哀伤，其中三次“求女”更是从个体层面，彰显了他为实现“美政”理想而秉持的求索精神。

3.3 挣脱命运却失败：悲剧色彩的充斥

《离骚》中的飞天意象，承载着屈原悲怆的命运与

深沉的家国情怀。在奸佞当道、美政难施的黑暗现实中，屈原屡遭放逐、理想蒙尘，几度萌生逃离尘世、遨游天际的念头。他精心筹备三次飞天远游，试图冲破现实的枷锁，追寻理想的彼岸，这既是对命运的奋力抗争，也是对美政理想的执着坚守。从前文对“飞天远游”的分析可见，屈原的首次飞天便遭遇重重阻碍。旅途中凶兆频现，即便抵达天宫，却被守门的帝阍拒之门外，所有的憧憬瞬间化为泡影，此前的艰辛努力皆成徒劳。第二次飞天时，“恐高辛之先我”“恐导言之不固”的诗句，道出了他在求贤访能过程中屡遭挫折的焦虑与迷茫。接连的打击让屈原内心苦闷难消，他人的规劝与他坚守的美政信念背道而驰，使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尽管再次踏上飞天之路，但当他回望故土的那一刻，内心的羁绊被彻底唤醒——无论现实多么残酷，他始终无法割舍对国家、君主的忠诚，以及对美政理想的热忱。最终，他在诗中流露出效仿彭咸、以死明志的决绝，字里行间浸透了无尽的困惑与绝望。这一系列的飞天尝试与最终抉择，深刻地揭示了屈原抗争命运的无力感，也赋予飞天意象浓重的悲剧色彩。

屈原的身世际遇与充满悲剧色彩的“飞天远游”，极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，唤起人们对其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。正是这种情感共鸣，让“飞天”从单纯的想象转化为具有深刻内涵的艺术意象。相较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飞天意象，《离骚》中的飞天虽然同样体现了浪

漫主义的奇幻想象与对理想的不懈追求，但其独特之处在于，它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悲剧阴影。

三次飞天的过程，细腻地展现了屈原内心矛盾的不断激化，以及他在命运漩涡中奋力挣扎却终难逃脱的无奈。读者因之而生的悲悯之情，更赋予《离骚》飞天意象以独特的艺术魅力。这一意象不仅饱含着屈原“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”的悲愤与哀怨，更彰显出他在理想破灭后，依然执着追寻美政、上下求索的精神品格。由此，飞天意象成为了象征理想追求与爱国情怀的精神图腾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审美意蕴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画[J]. 文物, 1973, (07): 3-4+83.
- [2] 刘勰著, 范文澜注. 文心雕龙注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62.
- [3] 洪兴祖. 楚辞补注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
- [4] 游国恩. 离骚纂义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
- [5] 韩高年. 《诗》《骚》“求女”意象探源——从清华简《楚居》说开来[J]. 学术论坛, 2017, 40(01): 17-24.
- [6] 刘操南. 《离骚》“哀高丘之无女”解[J]. 杭州大学学报, 1963(2).
- [7] 潘啸龙. 《离骚》的抒情结构及意象表现[J]. 中国社会科学, 1993(6): 181-191.